

余虹 著

Art and Homecoming

艺术与归家

——尼采·海德格尔·福柯

余虹 著

Art and Homecoming

艺术与归家

——尼采·海德格尔·福柯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艺术与归家：尼采、海德格尔、福柯/余虹著.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ISBN 7-300-06797-2

I. 艺…

II. 余…

III. ①尼采, F. W. (1844~1900)-哲学思想-研究②海德格尔, M. (1889~1976)-哲学思想-研究③福柯(1926~1984)-哲学思想-研究

IV. ①B516.47②B516.54③B565.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97745 号

北京市社会科学理论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艺术与归家

——尼采·海德格尔·福柯

余虹 著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239 (出版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三河市新世纪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965×1300 毫米 1/16	版 次	2005 年 8 月第 1 版
印 张	28.25 插页 3	印 次	200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407 000	定 价	39.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余虹，文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西南交通大学艺术与传播学院教授。主要著作有：《思与诗的对话——海德格尔诗学引论》，《中国文论与西方诗学》，《艺术与精神》，《革命·审美·解构——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等。

鸣谢

本书的写作得到海南省普通高校优秀中青年教师科研和教学奖励基金与中国人民大学 211 项目基金的资助，本书的出版得到北京市社会科学理论著作出版基金的资助，特此致谢！

引言

归家与现代性批判

在归家之途，我们与尼采、海德格尔、福柯相遇。

海德格尔曾将现代人的命运描述为“无家可归”。这里的“家”意味着什么呢？它指通常所谓的“家乡”、“故土”、“婚姻共同体”、“血缘共同体”和“居所”吗？“家”的确是人的“栖居之所”，但却远非上述意义上的居所，它在根本上指人生存的“世界”。海德格尔说人是一种特殊的存在者，他与所有别的存在者都不同，因为他必须生存在世界之中，别的存在者则没有这种“必须”，它们有天然的“环境”。尼采也说人这种生命存在绝不能天然自在，他必须创造自己的生存条件，即创造他生存的世界。

现代人生存于其中的“世界”如何呢？它对海德格尔是“深渊”，对尼采是“兽栏”，对福柯是“监狱”。何以如此呢？在海德格尔看来，本真的世界是天地人神自由游戏的四方关联体，而现代世界则是一个以人中心和主宰的场域。在此场域中，天地神的本己存在以及所有非人的他者的本己存在都被剥夺了。一个天地隐匿、诸神逃离、万物被掠夺的世界不是真正的世界，而是一个地基被毁的深渊，悬于深渊中的“现代人”是“无家可归者”。尼采将现代世界看作是“奴隶道德”的产物，奴隶道德是病弱生命为自己创造的生存条件，其核心是实现自己支配和统治强健生命的权力意志。强

健的生命是“金发的日耳曼野兽”，为了驯养这些野兽，奴隶道德建立了作为“兽栏”的现代世界，在此世界中，现代人都成了被驯养的“群畜”。福柯笔下的现代世界是一座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圆形监狱”，如此之监狱是一个由被监禁的人自我编织的权力监视网络，在此居住的人都成了“驯服而有用的肉体”。

无论是海德格尔的“深渊”，还是尼采的“兽栏”或福柯的“监狱”，都不是人应当居住的“世界”。人应当居于其间的世界在海德格尔那里是天地人神和谐共在的“自由关联域”或差异与亲密的“中间”，在尼采那里是由强健者所肯定的充满野性与毁灭之血腥的“原野”以及生命于痛苦中不断再生的“梦与醉之乡”，在福柯那里则径直是自杀与死亡的“极乐之境”。

海德格尔、尼采与福柯都迷恋“命运”。海德格尔称其一生的思想都是对命运召唤的回应；尼采说他的最高公式是热爱命运；福柯则视死如归地追随自己的命运。尽管三位思想家的“命运”非常不同，但有一点却惊人地相似，那就是他们都以自己的方式坚决地逃离现代世界的“深渊”、“兽栏”与“监狱”，不管这种逃离是多么艰难和无望；坚决地回归自己心中的“自由关联域”、“原野”与“极乐之境”，不管这回归是多么缥缈与遥远。正是这种命运构成了本书的基本论域与基本主题。

三位思想家的“逃离”与“回归”实在是太相似了。首先，他们的思想都起于“对我们自己的现在”的关注，而不是纯粹的书斋思辨，因此，它是“现代性批判”的一部分；同时，这种关注又绝非纯粹的当下经验之论，而是立足于西方思想史的整体格局之中的反省与论辩，因此，它又是“思想史反思”的一部分。其次，古代“希腊”是他们共同的“家园”隐喻，逃离现代“西方”回到古代“希腊”是他们共同的梦，但他们又清醒地发现古代希腊只能是他们走向新的家园的动力、启示与牵引，它毕竟只是一种过去的路标，而不是未来的目的，因此，他们都力图“借道”希腊，而不是真正地“回到”希腊。再次，他们所借之“道”是什么呢？希腊式的艺术！对海德格尔来说，希腊式的艺术是真正的“诗性艺术”，这种艺术从来就不是某个文化品种和生活的饰物，从来就与现代“深渊”格格不入，它是修筑本真家园的基本方式和通向命运的道路。对尼

采来说，希腊式的艺术是“酒神艺术”或“悲剧艺术”，这种艺术绝不认同任何现代“兽栏”，它将生命引向狂野、痛苦的原野和在毁灭中新生的极乐，它创造梦与醉的家园。而在福柯，希腊式的艺术就是“生存艺术”或“生存美学”，这种艺术绝不安居于任何“监狱”，绝不服从任何禁令，不自由毋宁死，自由是这种艺术筑造的家园，那家园没有外在的强制，它惟一的规定就是“做你自己想做的事”，包括你对自己的强制和自杀。对这三位思想家来说，从根本上看，“艺术”绝不是现代学科分类中的某个专门的领域，而是一种本真的生存样式，因此，绝不能将他们对这种艺术的思考归入现代“艺术科学”、“艺术哲学”、“文艺学”和“美学”的范畴，它是一种特定的“生存论”。此外，由于这三位思想家都假道希腊式的艺术来批判现代性，因此，绝不能将这种批判简单地等同于现代性视野之内的审美（感性）现代性与理性现代性的对抗，他们的批判是一种古代世界与现代世界的对抗，更准确地说，是他们心中的另一世界与现代世界的对抗。

不过，三位思想家的“逃离”与“回归”又有很大的不同，最根本的不同在于他们与所逃离者和所回归者的关系不同，即与现代和古代的关系不同。我认为，相比之下，海德格尔的逃离与回归是更有意义的，而尼采与福柯则未必。何以如此？我想从“生存关系论”的角度来谈谈我的看法。

我认为无论是三位思想家要逃离的“现代世界”还是他们想回归的“古代世界”都是一种“生存关系域”。人之为人必得在特定的生存关系中存在或生成为自己，即海德格尔所说的“在世界中存在”。生存关系并不自在，它是人创造或认可的；人之为人亦非天生，他是在特定的生存关系中生成的。从这种意义上看，人类的历史和个人的历史都是某种生存关系史。

最基本的生存关系包括：人与自然（包括人本身的自然）、人与神圣、与他人（包括社会）的三大关系。值得注意的历史事实是：在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上，“权力关系”是主导关系，“非权力关系（自由关系）”是次要关系，这一事实并没有因现代世界的建立而得到根本的改变。在古代世界，人是自然、神灵和大人（君主）的奴隶；在现代世界，自然、神灵、大人（少数人）是人的奴隶。在此

坐标上，现代性仅仅意味着对古代主奴关系的颠倒，它不仅没有彻底摆脱主奴关系的逻辑，还以自己的方式强化了这种逻辑。

“人的解放”是现代性的核心口号，当它在文艺复兴运动和启蒙运动中提出来的时候是有其合理性的，因为“人”的确长期受“自然”的奴役（恐惧），受“神”的奴役（迷信），受“人”（君主）的奴役（专制），人们凭借科学、理性、民主的力量，也就是凭借人自己的力量摆脱了三大奴役，获得了解放。问题在于，人在摆脱这三大奴役而获得解放的同时是否丢掉了某种宝贵的东西？比如，人不再对自然感恩，不再信仰神圣，人还把自己的解放建立在对自然的战争和对神的战争之上。人们喋喋不休、津津乐道于人与人之间的和平，但他们却忘了正在进行的人对自然的战争和人对神的战争。如果人的解放以人对自然的奴役、人对神圣的驱逐为代价，这种解放的正当性正当吗？事实上，自然并不就是令我们恐惧而必须加以征服的对象，神也不是让我们迷信而必须加以去魅的对象。人类何时才能学会与自然和平自由地相处？何时才能学会与神圣和平自由地相处？人类何时才能回到天地人神自由共在的世界？

作为现代性之核心的“人文精神”，由反对和清除古代尤其是中世纪的各种迷信而演变成了“人类独尊自大的精神”，一种遗忘和漠视自然与神圣存在的精神，这真是人类的不幸！更不幸的是人们在人本主义的自恋中不仅看不到这一不幸，还将不幸当幸运来狂欢了，这就是现代社会致死的盲点与疾病。

由此观之，尼采和福柯的思想在根本上乃是对现代性立足其上的权力关系的认同，尽管他们都从自己的角度反现代人本主义，但他们在将现代大写之“人”的象征“上帝”杀死之后，又将“超人”和“审美的人”放到了权力的顶峰。尼采之所以痛恨“现代”，并批判现代性，不是因为他对权力关系的统治本身有什么怀疑，而是因为现代世界的主奴关系在他看来是违背自然命运的。在现代世界中，“主人”是成群结队的“群畜”、“平民”、“人民”或“病弱者”，而“奴隶”则是“强健者”和少数“贵族”、“精英”。尼采认为，符合自然命运的主奴关系应该是生命的强健者统治生命的病弱者，应该是前者为整体生命的存在立法，生命的存在才会越来越强健。据此，尼采才攻击现代民主制以及基督教和现代道德。尼采将中世纪的基

督教运动和现代民主运动都称之为“奴隶起义”和“奴隶造反”，他万分痛惜由古代世界所确立起来的贵族制度和精英道德被奴隶所摧毁，他之反现代乃是因为现代社会颠倒了古代社会所确立的“主奴关系”，他的全部工作都是为了将那颠倒的主奴关系重新颠倒过来，这就是他一再强调的“一切价值的重估”。因此，尼采的现代性批判是立足在现代性和古代性所共享的权力信念与逻辑之内的。受尼采影响的福柯更是认为权力关系是人类的宿命。在福柯看来，不管古代世界的权力形式与现代世界的权力形式有多么大的不同，权力关系作为人类生存的惟一关系却是一样的，所谓自由不过是颠倒权力关系即肯定另一种权力关系的方式。

相比之下，海德格尔的思想则以艰难的方式探求着一条彻底超越权力关系而走向自由关系的道路。据海德格尔的考索，人与他者的“非主奴关系”或“自由关系”不仅发生于古希腊世界，也发生于伟大的艺术与诗的世界。在比较古希腊的科学和现代科学时，海德格尔指出，在古希腊的科学活动中，存在者自行涌现，它不强制人，人也不强制存在者按自己的某种意愿来呈现，而是任存在者以自己的方式呈现，在此，人是纯粹的“接受者”，存在者是纯粹的“自行涌现者”，它们的关系是非强制的自由关系；而在现代科学活动中，存在者则被强制作为可算计、可把握的“客体”来呈现，在此，人是实施强制的“主体”，因此，现代科学活动中的“主客关系”就是“主奴关系”。在比较古希腊技术与现代技术时，海德格尔也揭示了两种人与他者的关系。在古希腊的技术活动和现代技术活动中，人都将存在者“带上前来”（bring forth），但在古代技术中，人使用的技术并不像现代技术那样强行改变物的存在和强行逼出物的隐秘以便彻底控制和支配物，而是让物以自己那锁闭的状态出现。因此，在古代技术活动中，人与存在者的关系是非强制性的，在现代技术活动中，人与存在者的关系则成了强制与被强制的关系。除此之外，海德格尔还指出在伟大的艺术和诗当中也有人与物之间的非强制性关系，对此，他在有关艺术与诗的思考中多有论及。

对海德格尔来说，人与他者之间的非主奴关系或自由关系首先是一个事实，尽管它一直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边缘性事实，但却是一个意义重大的事实。它的存在意味着：人与他者的主奴关系并不

是惟一的只能如此的关系，而是多种可能的关系之一，这样，人类历史在主奴关系中的轮回就不像尼采等人所认定的那样是人类无法摆脱的命运。此外，在海德格尔有关人“诗意的栖居”或“诗意的生存”等论说中，我们可以听到他对人类生存的“决断”，那就是人类应该选择人与他者的自由关系而不是主奴关系。在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上，此一“决断”完全在主导性的选择之外，即它不仅在现代性的选择之外，也在古代世界的主流选择之外，就此而言，海德格尔的思想不仅超越了现代性，也超越了人类思想史上的主导视野，它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异音”。

与尼采和福柯相比，海德格尔的“异音”是现代世界中的“陌生者”，它的确太陌生了。现代世界是权力的，太权力了，因此，尼采和福柯更容易让我们靠近。不过，熟悉和亲近并不意味着正当，正如现实的并不就是合理的一样，也许事情恰恰相反，那陌生的东西可能是人类未来的珍宝，比如我们在巨大的海啸之后所反省到的东西以及我们在霸权恐怖的血腥中所期盼的东西。人类在主奴关系的轮回史上所遭受的所有苦难都让这熟悉的现实之正当性可疑，包括无所不在的权力。

当然，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尼采和福柯对“权力关系”的思考不重要，而是说只有当我们看到它那危险的边界而面对自由的召唤时，它那独特的思想之力量才是正当的。同样，海德格尔有关“自由关系”的思考也不是一种乌托邦想像，只有当我们注意到他对作为“普遍强制”（Gestell）的现代技术的思考，并由此深入到现代权力关系的命运转折的时候，他对自由关系的正当性思考才是现实的。

“生存关系论”与“自由关系的正当性”是本书最基本的关注，也是本人讨论这三大思想家之思想的根本坐标。在此一路，我们将与三位思想家的“逃离”和“归家”同行。最后，让我们聆听诗人之诗人荷尔德林在《归家》一诗中的祝福：

你所寻者近了，正上前来迎接你。

目 录

引言 归家与现代性批判	/ 1
-------------	-----

尼 采

第一章 权力意志：存在与生存	/ 3
一、尼采是谁？	/ 4
二、存在：权力意志	/ 8
三、生存：人的权力意志	/ 17
第二章 艺术：无神世界的生命存在	/ 26
一、生命主义与艺术形而上学	/ 27
二、超人主义与悲剧艺术	/ 34
三、审美主义与现代性	/ 40
第三章 真理：虚构与权力	/ 49
一、作为谬误的真理与虚构的意义	/ 50
二、真理的价值与权力意志	/ 60
第四章 道德：本能创造与主奴关系	/ 68
一、两种虚无主义与价值的本质	/ 69
二、两种道德与价值关系的实质	/ 75

三、价值生命主义与道德的神性	/ 85
----------------	------

海德格尔

第五章 命运与自由：从存在到成己发生	/ 95
一、作为“无蔽”的“存在”	/ 96
二、“成己发生”与“命运”	/ 105
三、自由：跃出现代性的思	/ 117
第六章 科学与技术：现代存在	/ 128
一、现代科学：主体与客体	/ 129
二、现代技术：Gestell 与命运	/ 137
第七章 归家之路：艺术·诗歌·思想	/ 149
一、艺术：真之创建	/ 150
二、诗：命运的回声	/ 163
三、解释：思与诗的对话	/ 178

福柯

第八章 现在：我们自己的历史存在论	/ 193
一、死亡与自杀：差异化的现在	/ 194
二、启蒙与现代性态度	/ 201
三、我们自己的历史存在论	/ 206
第九章 知识：话语共型与话语事件	/ 216
一、话语共型与知识	/ 217
二、话语事件与知识	/ 233
第十章 权力：规训与调节	/ 245
一、生命权力	/ 248
二、权力的小写	/ 265
第十一章 主体：伦理谱系学与生存美学	/ 273
一、从主体到主体化	/ 274
二、道德的结构分层与主体化方式	/ 278
三、生存艺术与强制道德	/ 28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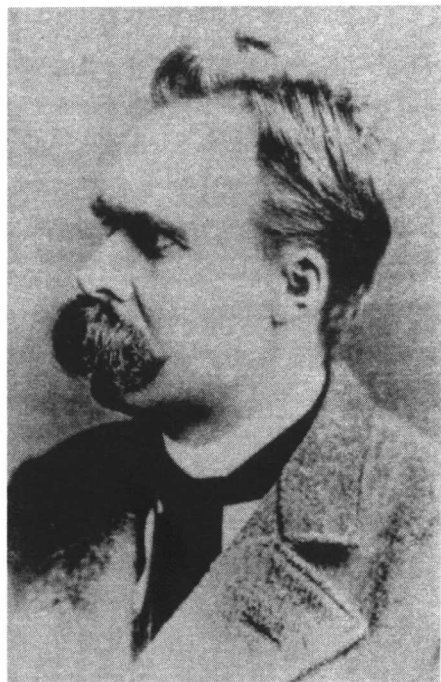
四、主体化历史的转折与自由	/ 290
---------------	-------

结语 生存的诗性与自由的尊严	/ 295
----------------	-------

附 录

灵魂的行走	
——丁方艺术的神性之维	/ 301
“大风景”：尚扬的艺术世界	/ 333
解构：反抗哲学的文字与文学	/ 354
美学·历史·文本·规约	
——现代读者理论的论域与思路	/ 389

艺术与归家



N 尼采
ietzsche

权力意志
艺术真理
道德



第一章 CHAPTER 1

尼采

权力意志： 存在与生存

“尼采”似乎是一个老而又老的话题，有关尼采的研究已多如牛毛，我们何以还要谈尼采？一个陈旧的话题不等于一个已被穷尽的话题，尤其是有关尼采的话题。尼采去世一百多年了，而尼采的幽灵却出没在这一百多年的历史之中。事实上，尼采不仅是一个过去的人物，他更是当代精神现实的组成部分，要深入理解我们今天的生存与精神基础，尼采的思想是绕不过去的门槛。

在中国，有关尼采的译介和研究也几成显学，其成果对中国现代学术思想与生存现实都产生了深刻影响。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尼采思想在中国的流传充满了误解和独断，尼采的形象也被简单化为：审美主义者、非理性主义者、后现代主义者、反传统主义者、虚无主义者等等。早在上世纪上半叶，海德格尔就提出了“尼采是谁”的问题，并试图将尼采思想置入西方思想的形而上学传统中去定位。不用说，迄今为止，海德格尔的尼采研究还是一个高峰，但“尼采是谁”的问题并没有因海德格尔的回答（“尼采是最后一位形而上学家”）而了结，事情恰恰相反，这一问题激发了更多人的思，比如德里达等人的工作。德里达说尼采有很多面具，要寻找自身同一的“真正的尼采”不仅是困难的也是不可能的。不过，没有一个统一的“真正的尼采”，不等于没有一个多面孔的尼采，更不等于没